

經部

禮記纂言卷二十

元 吴澄 撰

喪服四制

鄭氏曰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隂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隂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

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訾音紫一音咨知音智

鄭氏曰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毀曰訾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孔氏曰夫禮以下覆說前文禮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之事不覆說體天地者天地已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揔也異道者言吉凶各不同也變而從宜者門內主恩若於門外變而行義尊卑禮制有恒以節為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變而從宜取諸人情也恩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於禮量事權宜非知不可仁屬東方義屬西方禮屬南方知屬北方四時並備人道具矣廬陵胡氏曰禮之大體非聖人不足以知之故訾之者是不知禮言陰陽四時人情而不言體天地者天地囊括此三者也澄曰禮之大體體天地者總其綱下三者分其目陰陽之氣四時之序即天

地也人生天地之間其情與天地之情通故天地足以該人情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内各備陰陽今但以吉禮為陽凶禮為陰似太拘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為父云偽切下並同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恩制也以父恩最深故特舉父而言其實門内諸親之服皆是恩制鄭氏曰服莫重斬衰也

○門内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

以義制者也斷丁亂切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義制也門內之親恩情既多掩蔽公義得行私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則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君則敬君之禮與父同貴貴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為君者大夫始入尊境是貴也尊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為君者天子諸侯同為南面是尊也以義斷恩門外如一雖復大夫與王侯有異其臣敬君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亦同於父也鄭氏曰資猶操也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毁不滅性不以死傷生

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節制也苴麻之衰雖破不補一成邱陵之後不培益其土鄭氏曰食食粥也鼓素琴始存樂也藍田呂氏曰三日而殯未殯不食既殯食粥納財朝暮皆一溢米三月而葬未葬不沐既葬將虞然後沐浴期而小祥既小祥然後練冠練衣益毀不可久久則滅性以死傷生不得伸其孝矣天性之恩非不重也歲月之久則不可不除先王制禮必立之中制故喪不過三年使賢者不敢盡不肖者不敢不勉苴麻之衰所以為至痛飾非求乎完且久故服雖弊而不補葬之為言藏也封之所以識非求乎高大而終不專故墳墓不培哀雖甚也已過則不可不樂故既祥而後樂皆示至恩重哀亦不可以無終

所以為之節也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自至祥漸而即吉則既祥可樂矣然又至於禫之徙月為樂不忍遽也此云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除喪乃可為樂未聞為樂以告喪之終仁人孝子之情疑不出乎此謂既祥而樂猶可祥之日鼓素琴或未然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

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見賢遍切擔是豔切髽側加切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權制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母恩愛雖同而服則有異家無二尊故也杖本為爵者設故云爵也三日五日七日歷叙其爵之人也擔主謂無爵而杖者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也輔病謂非主而杖者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為輔其病故也杖旣扶病婦人童子何以不杖為其不能病也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男子王侯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杖亦不能起又須人扶也大夫士旣無百官喪事須己言而后行故不許極病

所以扶而起庶人無人可使不許病故有杖不用面有塵垢之容而已予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為權制髽者婦人之大紒重喪辮麻繞髮禿者無髮故不髽男子禿亦不免也袒者露膊傴者可憎故不露也跛人脚蹇故不踊躍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不食滋味必致滅性故酒肉養之夫喪禮宜備今有此八條不可強逼故聖人權宜制也八者庾氏云父存為母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五傴六跛七老病八藍田呂氏曰先王制禮不遂其所不得伸父在為母齊衰期是也不施於所不必用婦人童子不杖是也不責其所不能給身自執事面垢是也不必其所不能行禿者不髽傴者不袒之類是也所謂凡此八者父在為母齊衰期一婦人童子不杖二杖而起三面垢四禿者不髽五傴者不袒六跛者不踊七老病不止酒肉八先儒以為母期屬前章父在為母朞正以權制而屬前章非也庾氏

取父存為母為一而不數婦人童子不杖之科亦非也夫扶而起乃喪禮之當然貴者盡之賤者有所不得遂故有杖而起者而面垢者葢以權制也若扶而起則禮之正非權也鄭氏曰五日七日授杖謂為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杖而起謂大夫士面垢而已謂庶人澄曰正禮為母齊衰三年父在不二尊則降而朞男女皆當杖婦人童子不能病則不杖子為父母皆當病甚若大夫士若庶民則不能如天子諸侯之得遂喪禮皆當髽當袒當踊當止酒肉有四病者則不能此皆權制八者之目鄭說非庾勝於鄭呂又勝於庾擔鄭讀式簟切訓為假呂讀都含切訓負荷疑皆未是其義想與贍通謂優之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

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解佳買切殺色界切諒闇音梁鶻復扶又切

此一節明喪三年之義鄭氏曰不怠哭不絶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倦息也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孔氏曰期悲哀謂期之間朝夕恒哭三年憂者謂不復朝

夕哭但憂慼而已藍田呂氏曰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此以日月之久近而有哀慼之殺也始死哭不絶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絶經帶此三月不解者也既虞卒哭唯朝夕哭此期悲哀者也既練不朝夕哭哭無時謂哀至則哭此三年憂者也君子之居喪期合乎中有如是之隆殺聖人因隆殺而致其禮禮者所以教民之中故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敢不勉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書獨稱高宗者先王之禮墜王者之貴有不能行高宗以善喪聞而廢禮所由興故善之也

慈良於喪善喪之謂也

○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

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此一節明三年喪不言之義鄭氏曰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孝經說云言不文者指士民也唯而不對侑者為之應爾言謂先發口也此謂與賔客也孔氏曰唯而不對但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侑者為之對不旁及也對而不言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言而不議但言說他事不與人議論相問答也藍田吕氏曰不言而後事行此人君之喪禮故高宗三年不言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故言不文此士大夫之喪禮也所謂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非人君而亦不言者謂與賔客接也若治喪之事則亦言而後行事也唯而不對相者代之對也對而不言應之而不倡也言而不議無往反酬

問也議而不及樂有往反酬問而不及樂事也此因論三年不言與言不文而及之也故備引五服言語之節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菅音姦比必利切知音智

此一節總論喪有三大節鄭氏曰仁有恩者也理義也察猶知也孔氏曰三節者初喪至沐一也十三月

練二也三年祥三也仁者居喪可以觀其愛親知者居喪則合道理强者居喪則能守志節用禮以治喪事用義以正喪禮則是孝子弟弟貞婦也藍田呂氏曰父母之喪其大變有三始死至于三月一也十三月而練二也三年而祥三也莫不執喪也善於此者難莫不善其始也善於終者難故終茲三節以善喪稱者則孝子弟弟貞婦可得而知也惻怛痛疾悲痛志懣非仁者之愛則不能也然哭踊無節喪期無數服不別精粗位不別賓主乃野人夷狄直情徑行者其知不足道也哀之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發於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輕重有等變除有節至于襲含斂殯之具賓客弔哭之文無所不中於禮非知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然有其文矣實不足以稱之有其始矣力不足以終之其强不足道也喪事不敢不勉此强有志者之所能也故古之善觀人者察其言動之所趨驗其行事之所久而知其人哭死

而哀非為生者則其仁可知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則其知可知矣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則其强可知矣故君子之觀人常於此而得之澄曰篇首論喪之四制既以仁義禮知言之矣篇末論喪之三節又復以禮義仁知言而加之以强益强者所以終之也强以終之則有禮義仁知之實所謂信也篇首四者則分而言之知天地之四時篇末五者則就人而言禮義者聖人所以立教之道仁知强者君子所以修道之德於喪之禮能篤於愛者仁也於喪之義能明其理者知也始終此仁知不易其志者强也强即中庸三達德之勇有是三者之德然後能行禮以治喪事知義以正喪禮而可知其為孝子弟弟貞婦也善喪其父謂之孝善喪其兄謂之弟善喪其夫謂之貞然此本只是言孝子於父母之喪如此而末句乃兼言弟弟貞婦者葢能為人子則能為人弟之所以盡禮義於兄者以兄乃吾父之正體而傳

重者也哀其凡所以哀其父也能為人婦者亦以能為人子者推之葢婦之天其夫猶子之天其父也

右記喪服恩禮節權之義凡八節

禮記纂言卷二十

禮記纂言卷二十一

元 吳澄 撰

祭法

法謂制之定者此篇記祭人鬼天神地示之定制故曰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大計切嚳音酷契息列切

案春秋外傳魯語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記因彼文有所改正禘者追享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焉者也郊者郊祭天而以此人配焉者也祖者始祖也宗者為百世不遷之廟與祖同者也有虞氏承堯以顓頊為始祖黄帝者始祖之祖也故無廟而追禘嚳者始祖之子也故郊天而配享舜親受天下於堯堯猶父也故定為百世不遷之宗此益舜嗣堯位之後立為此制也夏之祖與禘皆同有虞禹嗣舜位之後其禮亦當郊堯宗舜禹未及立制而崩今郊鯀宗禹者益禹既傳子故啓嗣位之後定為此制而堯舜二帝則朱均之國各以為始祖而以天子之禮祀之商以契為始祖嚳始祖之父也無廟而追禘冥始祖之孫也郊天則配享湯始有天下既不得為始祖故為百世不遷之

宗與始祖同也虞夏商三代遠不可考且依此記之文釋之周制則與此記異周以后稷為始祖追禘帝嚳與商同然稷為始祖就以配郊則兼祖與郊矣文王正當配郊然既有稷配故別制一禮季秋祀上帝於文王之廟而以文王配亦與配郊同此禮自周始有前代所無也武王始有天下而不得為始祖故為百世不遷之宗如商之於湯也周祖后稷記言祖文王非是文王與武王皆為宗項氏曰此蓋經生用其師說推以為當然非必有文可據也後人必欲為之考實難矣按此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嚳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為此皆有功烈於民者故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此人之師說蓋謂禘郊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爾而後之有天下者故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若之何其可稽乎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折常列切

鄭氏曰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黄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為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修黄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孔氏曰總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云皆曰命萬物無知死皆曰折人為有識故死曰鬼此之名號從黄帝正名百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黄帝以下七代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及宗祖也除此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

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顯考無廟

顯音皇

鄭氏曰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

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墠所禱為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大廟傳曰毁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宫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孔氏曰此明天子以下尊卑既異故祭祖廟多少不同之事既王天下分九州之地建立諸侯之國王畿之內及諸侯國中置此公卿之都立大夫士之邑設廟祧壇墠為親疏多少之數則下所云是也王立七廟

者親廟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為七也七廟之外又立壇墠各一近者封土遠者除地示將去然也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曾祖也皇大也曾祖轉尊又加大稱顯考高祖也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目之祖考廟者始祖也五廟皆月月祭之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在應遷之列故云遠廟特為功德而留故謂為祧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祧為壇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行寄藏武王祧若是穆行寄藏文王祧去壇為墠者謂高祖之祖也高祖之父初寄在祧不得於祧中受祭故曰去祧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高祖之祖往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有祈禱則就墠受祭壇墠有禱焉祭之者在壇墠者不得享嘗有祈禱乃祭之無祈禱則不得祭也去墠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墠者則此前在墠者遷

入石函為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唯祫乃出也諸侯立五廟壇墠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為二祧也月祭三廟顯考祖考止預四時皆降天子也去祖為壇去祖謂去大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大祖而不得於大祖廟受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大祖而往壇受祭也大夫立三廟二壇者異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墠也顯考祖考無廟卑也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而高大二祖又無廟若有祈禱則為壇祭之墠輕於壇今二壇無墠為重大祖故也去壇為鬼者謂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得祭但薦之於大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大祖之廟者義具王制疏適士謂天子三等諸侯上士也二廟一壇也皇考無廟曾祖也既無廟有祈禱則為壇祭之曾祖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祭也官師謂諸侯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一廟為父立之也王考雖無廟在考廟而祭也去王考為鬼謂曾祖則不得祭又無壇

有所禱則薦於廟也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死則曰鬼亦得薦之於寢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是也薦輕於祭鬼疏於廟鬼薦而不祭也方氏曰王立七廟所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也王考至祖考皆有父道故通謂之考特異其號而已父獨親而近故直以考名王以業言大父之父也其生謂之大父故以大言皇者王之所自出曾祖則祖之所自出故曰皇考凡物高則顯故高祖曰顯考祖考大祖也以其為宗廟之始故曰祖考二祧益顯考之父祖也享嘗者四時之祭享以春言嘗以秋言魯語言嘗禘烝享稱者謂春祭曰享諸侯立五廟所謂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月祭者三益視天子之親廟享嘗者二益視天子之二祧廟大夫立三廟所謂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馬氏曰說者謂七廟之中祧廟二為文武之廟非也遠廟為祧而二祧之廟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非先王尊祖宗之意

也祧有去之意親盡而服窮祧所以去之以有可毀之理而毀之不可以無其漸故去祧為壇去壇為墠二祧廟享嘗乃止則有常禮也至於壇墠無禱乃止則無常禮也去墠為鬼則與庶人同凡此者皆先王親親之殺也天子之廟其常數七而其功德之大則數有加焉諸侯止五廟而已雖有功德而數不增雖無功德而數不減王制所謂大祖則無可毀之理此天子諸侯大夫之廟曰去祖為壇則祖可毀何也蓋祭法為無功德者言王制為有功德者言所以不同

陳氏曰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其言壇墠等威之辨理或有之壇墠之設為其無廟禱祈則出其主於壇墠而祭之既事則復其主於廟而藏之唯祫與載之出疆然後在祭告之列其他不預也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

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為祧則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為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為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月祭者薦新之祭也月令獻羔開氷薦鮪羞含桃與夫嘗麥嘗穀嘗麻嘗魚皆先薦寢廟是也周官隷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所謂五寢者自考廟以至祖考廟之寢也王七廟而其寢乃五者為其祧將毀先除其寢所以見孝子孝孫之心不欲遽毀故去有漸也薦新止於寢廟則月祭不及二祧而及祖廟明

矣享嘗者四時之祭春祠夏礿秋嘗冬烝是也有禱焉者求福之祭非常祭也亦猶四時之間祀雖毀廟之主皆合食焉則禱之時廟之初毀者亦為壇墠而祭之小宗伯掌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辨其昭則一祧二廟是謂三昭辨其穆則一祧二廟是謂三穆廟則修除貴其寢之常新祧則黝堊示其去之有漸則所謂遠廟者非不毀之廟也夫先王之立廟祧稱情而為之爾故其廟之數亦視服之輕重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諸侯之德薄於天子故其立廟至於服窮而止天子之德厚於諸侯故其立廟至於親屬之竭而止王肅謂二祧一為高祖之父則五世矣一為高祖之祖則六世矣澄曰親廟四祧廟二共為三昭三穆并大祖凡七廟有功德可宗者别立廟百世不毀與大祖同宗或多或少或有或無故不預七廟之數泰溪

楊氏曰按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大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三親廟月祭高大二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三親廟而高大無廟有二壇為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無之祭法有壇有墠或二壇無墠或一壇無墠王制無之大抵王制畧而祭法詳又按三壇同墠之説出於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為之非宗廟之外預為壇墠以待他日有禱也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墠為鬼也晋張融謂祭法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曽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

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殤音傷適丁歷切

鄭氏曰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奥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孔氏曰王子謂王之庶子公子謂諸侯庶子不得為先王先公立廟無處可祭適殤故祭於其黨之廟謂王子公子為卿大夫得自立廟與王子公子同者就其廟而祭之方氏曰玄孫之子為來孫曰來者言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庶殤不祭重本故也以尊祭畀故曰下祭王而下每殺於廟數之二曾子問所謂陰厭陽厭者是也

右記人鬼之祭凡三節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

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
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
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
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燔音
煩瘞於滯切泰折之設逝制二切辟息營切相近音禳祈宗音禜見賢遍切亡音無

鄭氏曰壇折封土為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
折炤晢也必為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
天俱用犢連言爾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
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
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卻也祈
求也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

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宫壇營域也夜明月壇也宗皆當為禜字之誤也幽禜星壇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雩禜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為坎為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孔氏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先儒並云不薦孰殺牲埋之用少牢降於天地也四時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禳卻之應至而不至則祈求之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宫月明於夜故其壇曰夜明也幽暗也星夜出水旱為人所吁嗟曰幽禜雩禜皆為域而祭之也四坎壇四方各為一坎一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此四坎

壇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風雨雲露並益於人壇以祭山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澤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其全數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内而益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無也封内無此山川則不得祭按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記謂歲時常祀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運水旱失時祈禱之禮然按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謂日月食示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張子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兆言王宮夜明幽禜之類皆指其祭位爾寒暑無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注謂相近為禳祈者非大雩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為百穀祈甘雨也

有水旱則別有雩祭社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方氏曰雩主祭旱兼祭水而主旱言之者雨以時至亦無水患也幽雩皆謂之宗宗尊也詩曰靡神不宗祭祀無所不用其尊也泰壇泰折不謂之宗者天地之大不嫌於不尊也四方者四方萬物之神也陸氏曰孔叢子相近作祖迎澄曰孔叢子偽書最後出不足為據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為云偽切下並同

鄭氏曰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

是也孔氏曰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大社在庫門內之右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為衆特置故曰置社百家以上不限多少此大夫所主立社稷則田主是也張子曰大社王為羣姓所立必在國外王自為立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大社在唐只見一社天子立大社為羣姓必不但為城中之民為天下也諸侯國社則是一國也郊者祀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祇之祀澤中方丘亦社也故凡言社者即地祇之祭如大社王社又分而言之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五祀祭宮中之地祇方氏曰王曰羣姓諸侯曰百姓者羣則衆矣不止於百羣姓之社曰大社則國社為小百姓之社曰國社則大社為天下矣大夫以下成羣則取數備矣故曰置社王氏釋周官封人云王社國中之大

祇無與農事故不置稷則知置稷者唯大社與國社而已陳氏曰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置社衆人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胡氏曰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周公祀新邑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大牢于社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泰溪楊氏曰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天子有天下具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為祭地唯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正

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與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告地則祭社亦可矣類乎上帝宜乎社是也類者依郊祀正禮而為之宜者有事于社求福祐也此告祭也知祭各有義不可以一說拘則知聖人制禮精微之意矣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竈霤力又切

鄭氏曰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聘禮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孔氏曰司命者宮中小神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國門者國城門也國行者行神在國門外之西泰厲古帝王無後者此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此七祀是為民所立與衆共之其自為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為是別

更立祀也諸侯減天子戶竈二祀故五祀公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故其鬼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義與天子同大夫減諸侯司命中霤故三祀族厲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漢時民祭有山而無厲故知山即厲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為之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何得為厲也張子曰五祀戶竈門行中霤而已一畝之宮五者皆具故自天子至于士皆立五祀之祭天子之立五祀周禮大宗伯司服小子曲禮月令曾子問禮運見于經者不一士之立五祀見于士喪禮祭法有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法加以司命及厲而諸侯不祭戶竈大夫以下皆不祭中霤殆非推報之義又未嘗參見諸書及廟祧壇墠之法亦與經多不合恐别是一法非世之達禮井不在五祀恐水土之神已屬之社以報功而言則門行豈大如井反不祭井厲無後者也祭無後

者是亦仁術陳氏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月令以為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為門井戶竈中霤特祭法加以司命泰厲為七祀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注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備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各亦祀井而不祀行中霤祀於中央竈祀於夏井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為重該修熙黎句龍之官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記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

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也

右記天神地示之祭凡三節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

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寛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夫音扶菑音灾捍胡

𣪘切共音恭去上聲

鄭氏曰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為上公祀為大神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録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賞善也謂禪舜封

禹稷等也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冥水官也虐謂桀紂也烈業也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孔氏曰法施於民若神農后土帝嚳與堯及黃帝顓頊與契之屬以死勤事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禹是也禦大菑捍大患湯及文武是也厲山氏按帝王世紀云神農氏起於烈山即炎帝也鄭引烈山氏左傳昭二十九年文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末湯大旱七年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祀以為稷者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也共工氏鄭注係漢律歷志文按月令不載共工氏是無録又按昭十七年郯子稱炎帝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皡氏以龍紀從下逆陳是在炎帝之前大昊之後也共工後世之子孫為后

土之官后君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為配社之神帝嚳能紀星辰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堯以天下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舜征有苗仍巡守陟方而死是勤衆事而野死鯀塞水無功被堯殛死于羽山治水九載亦有微功故得祀世本云作城郭是亦有功也鄭答趙商云鯀非殛死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爾禹能修父之功上古雖有百物未有名黄帝為物作名正名其體明民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共財謂山澤不鄣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契為堯之司徒掌五教湯放桀於南巢去民之菑謂伐紂自厲山氏以下所得祀者皆有功烈於民也及夫日月星辰釋工文泰壇泰折等祀也上有天地四時寒暑水旱此不言者舉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非此族謂非厲山以下及日月丘陵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與

於祭祀之典也方氏曰聖王之制祭祀凡以有功烈於民而已故以法施於民為首有民必有事故以以死勤事繼之民者國之本也事者國之治也故以以勞定國繼之國有民事為有常菑患為有變故以禦大菑捍大患繼之言日月星辰而不言天言山林川谷丘陵而不言地者以天地之功至大祀典所不得而名言也陸氏曰言稷嚳堯鯀禹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以著四代禘郊祖宗非專為私恩也湯言除虐武王去民之菑菑甚於虐也陳氏曰法施於民民功曰庸也以死勤事以勞定國事功曰勞也禦天之大菑捍人之大患治功曰力也堯之道至於無能名以舜之道至於無為而其所以見祀者止於賞均刑法以義終勤衆事而野死功烈者道德之迹迹者祀典之所可載而其為道非祀典之所可盡也

右總記鬼神示之祭凡一節

禮記纂言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纂言卷二十二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知府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王遇亨

禮記纂言卷二十三

元　吳澄　撰

郊特牲

此篇記郊社大蜡及宗廟祭禮之義舊本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六句在篇首故摘篇首三字名篇今更定其章此句雖不在篇首而名篇則仍其舊

天子適四方先柴

應氏曰四方惟天子所適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鄭氏曰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孔氏曰巡守至方嶽先燔柴以告天尊天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騂息營切

方氏曰郊之祭在建子之月陽生于子陽生則日浸長而夜短故曰迎長日之至至猶来也與月令仲夏日長至異故言迎祭天必迎長日之至當是時陽始事天以始事為功也迎長日之至故以日為主兆則為之分域如龜兆之可別也既曰兆於南郊又曰掃地而祭者蓋築壇謂之兆若兆五帝於四郊是矣掃地亦謂之兆若此所言是矣此主祭天而器之所象乃並言地者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性亦所

以歸功于天也牲用騂即牧人所謂陽祀騂牲大宗伯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祀天之牲用蒼乃與牧人異者蓋赤為陽之盛色而蒼與青其類也黑為陰之盛色而黄與白其類也祀天之牲不必蒼亦從其類而已故言牧而牧人言凡陽祀以該之以是知其止用騂也陸氏曰郊祭迎長日之至周官所謂凡樂冬日至於圜丘奏之則天神可得而禮禮務質畧是之謂大報若社教民美報不美不足為報也少之為貴多之為美天造而始之地作而終之故天言報在前地言報在後天無所不在以我祭于郊故謂之郊于國則以褻于野則以疏祭之郊節矣馬氏曰郊必於冬至之日所以迎長日之將至言其迎之有漸也說者謂建卯晝夜分而日長非矣葉氏曰以郊為迎長日之至下言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鄭氏以建卯為日至甚矣其誣也冬至之日祭天於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也孟春建寅之郊

蓋祈穀之祭爾魯雖得郊不得同于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謂啟蟄而郊明堂位孟春祀帝正建寅之月鄭誤以為建子鄭氏曰大報天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為尊孔氏曰徧報天之諸神唯日為尊故以日為諸神之主如君燕羣臣使膳宰為主人也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掃地而祭陶謂瓦器酒尊及豆籩之屬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王氏曰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為始也祭天或云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方氏曰周之郊非一冬至之郊為歲之始郊澄曰周人始者郊祀之禮其日但以冬至不卜日也後乃卜用辛日周之始不如此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内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鄭氏曰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勑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也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勑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孔氏曰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作灼也禰宮禰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考亦禰也尊祖故受命命宜由尊者出親禰故作龜是事事宜就親近者也以射擇士因呼為澤宮至澤

宮射以擇助祭之人是衆賢而置之也又使有司誓勑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之聚衆而誓之也告祖作禰是受教義立澤聽誓是受諫義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之内戒百官大廟之内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大廟而重戒之

方氏曰卜郊蓋指用辛之郊爾以其有上辛中辛下辛故周郊以日至而大宰於祀大神示言卜日者崔氏謂卜日以至為主不吉乃用它日以一人之尊亦親聽誓命則以嚴上故也聚衆而誓非為王也特助祭者爾而王亦親聽之故有受教諫之義百官授之以官者羣臣也百姓賜之以姓者諸侯也諸侯親而尊故於大廟戒之百官疏而卑故於庫門戒之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

凶服氾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氾芳劒切埽素報切

鄭氏曰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粢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田燭田首為燭皆謂郊道之民為之也弗命而民聽上化王嚴上也孔氏曰郊日之朝天子早起服視朝皮弁之服以聽之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備具教人尊嚴其君上也未郊故未服大裘也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氾埽廣埽也六鄉之民廣埽新道於田首設燭照路凡此並非王命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作記之人欲美民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馬氏曰報其時之早晚與牲之備否事之卜者而皮弁以聽之所以尊天而不敢慢也不惟不敢慢於天

亦示其民之所以知嚴也以天子之尊而其嚴如此
則民莫不從而傚之故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
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也周氏曰祭報祭之日
宗伯報王以行禮也以眡朝之服而聽宗伯之報所
以示民嚴上也弗命而民聽上蓋民之奉
君猶君之奉天果君能奉天則民自化矣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
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
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陳氏曰周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曰郊之祭王被衮
以象天然則王之祀天内服大裘外被龍衮龍衮所
以襲大裘也方氏曰天以龍為用而衮以龍為首故

被衮以象天經言天子龍衮是也璪者聚采以貫王而有華藻故謂之璪字通於藻左氏傳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彼有象而我象之之謂象故於龍言象彼有則而我則之之謂則故於數言則以畫龍而文成焉故曰章以日月而設飾焉故曰設然巾車之職則王玉路以祀而乘素車司常之職則日月為常交龍為旂是設日月者無龍章設龍章者無日月而此言龍章而設日月乃與周禮不同者容泛記前代之禮爾龍也日月也數也質也皆天所示之象也而聖人觀之以為儀物之則故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以天道遠而難知神而莫測故郊之儀物必觀象而作則焉所以明之也故曰郊所以明天道也陸氏曰古者郊祀之禮内服大裘其上加衮以被之故大裘言服而衮言被然周禮祭天王乘玉路建大常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路建大常者即道之車

也祭之日馭之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之以赴壇何以知其如此也曰巾車王之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泛祭之玉路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路者乘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雖然車旂之有兩非特祭天也四時之田王乘戎路建大常而巾車之職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則田之車旂亦以兩蓋乘大路建大麾者即道之車也與王乘玉路建大常同意乘戎路建大常者即事之車也與王乘素車建大旂同意故巾車曰掌公車之政令與其用辨旗物而等序之以治其出入治其出入者以明兩車有事焉乘之以出入非即事之車也大馭曰掌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蓋犯軷者王出國門之祭也王出國門乘玉路則所謂乘玉路建大常以即郊明矣郊特牲曰祭之日

王被衮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龍旂而設日月之章摎十有二旒以象天也乘素車在于被衮之後則所謂乘素車建大旂以即壇明矣凡此者皆周制也蓋祭之日夜向晨王皮弁以聽祭報而小宗伯告時于王則王易皮弁服衮冕乘玉路建大常以適郊既至下玉路息大次又衮冕以聽祭報而小宗伯告備于王則王脫衮著大裘以衮被之易玉路乘素車建大旂以即壇既至下素車捧帛升柴置于牲上以焚之致天神祭法所謂燔柴於大壇此先後之序也或曰司常掌辨九旗之名物日月為常交龍為旂旂有升降之龍而已蓋無三辰而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何也曰此大旂也非諸侯之所常建故其上又有日月星辰之章以祀天神非特有升降之龍也明堂位曰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覲禮曰王建大旂以象日月星辰升龍降龍拜日於東門之外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龍旂而設日月其來固久矣泰溪楊氏曰詳玩司服經文則知有虞作服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

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鷩冕七章衮冕九章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享先王則衮冕衮冕者繪衮龍於服而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鷩冕者繪華蟲於服而冕也葢服有六而冕則一先鄭謂六服同冕是也祀昊天上帝之服備十二章則繪三辰於服而冕可知也今不曰三辰而冕而曰大裘而冕果何歟葢享先王先公之禮備乎文則以衮鷩之文名之祀昊天上帝之服尚乎質則以大裘之質名之與牲用犢席用藁秸器用陶匏之意同所以尊天也祀昊天上帝之服雖不言三辰然服備十二章則三辰不待言而可見矣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冕服惟有九章然公自衮冕而下王又自衮冕而下君臣同冕略無區别必無是理賈公彦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觧之則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後世始有悟其上下之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文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制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衣公卿織文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日月服玄冕旒

三章而三公亞獻服衮孤卿服毳鷩貴賤無分而天子遂止于服衮他冕盡廢者矣先王制禮必本于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于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繅十二就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而冕止九章不知龍登于旗山登于俎黼登于扆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制也自鄭氏以意解九章之說于是乎始改行之後世卒有不猒于人心并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嘆哉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滌音迪別彼列切

鄭氏曰養牲必養二滌牢中所搜除處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孔氏曰郊天以后稷為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凡

帝牲稷牲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為猶用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則用稷牛為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天神既尊故帝牛必須在滌三月帝牛不吉取稷牛亦已在滌三月人鬼稍畀稷牛臨時別取唯具而已是分別天神與人鬼不同也鄭注搜除謂搜埽清除周禮養馬謂之廋人遺時謂帝牲遺災之時

方氏曰帝為天神稷為人鬼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鄭氏曰言俱本可以配孔氏曰報本者天為物本祖為王本祭天以祖配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

右記郊祭天神之義凡二節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鄉去聲大音泰

鄭氏曰墉謂之墉北墉社内北牆也國中之神莫貴於社故日用甲也大社王為羣姓所立屋之北牖絶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孔氏曰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主陰氣陰宜在北故祭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牆下南鄉祭之對陰之義也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為屋以受風雨霜露是天地氣通達喪國社者謂周立殷社以

為戒無生義故屋隅之令不受天之陽也薄社即殷喪國社既屋之塞其三面唯開北牖示絕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大社謂羣姓所立者在雉門外庫門內之西其亡國之社在東按穀梁傳云以為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左傳云間於兩社為公室輔大夫以下與民族百家以上共立一社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里社大夫以下所置社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夏松殷栢周栗是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有稷亡國之社亦有稷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大割祠於公社三也社之主蓋用石按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營並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玉無文今禮用兩圭有邸陳氏曰社祭五土之示稷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也王社侯社

國中之土示而已無與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詩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或欲合二社為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與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禮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黄諸侯之國社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先王之祭社稷春祈秋報孟冬大割祠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烖之類祭大故天烖之獮祀君行有宜宮成有衅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他則唯吉而已祭之牲以大牢其遇天烖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黝其祭血祭其尊大罍其樂應鍾其舞帗舞其鼓靈鼓方氏曰

陽始於甲而物生陰極於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天雖以陽而生物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天地相須之義也周氏曰東方陽也甲者陽中之陽社用甲不用乙欲其以陽名陰也西方陰也辛者陰中之陰郊用辛不用庚欲其以陰名陽也以甲為用日之始則誤矣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者示天亡之也於北為牖使陰明而不使陽明也馬氏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郊外事也社內事也而郊用辛日之柔社用甲日之剛說者謂郊社至尊之祭不可同於內外大社達天地之氣示其有生物之功喪國之社不受天陽示其生物之功息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

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為社云偽切乘時證切共音恭粢音資盛音成

鄭氏曰中霤亦土神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為里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羨也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孔氏曰社祭是神於地之道此句為下張本地載萬物者釋地所以得神之由天垂象者欲明地故引天為對地有其物天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財並在地出故為人所取人知四時旱晚皆做日月星辰以為耕作之候是取法於天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地既為民所取財者故親而祭之一切親地而與庶民共祭社是也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于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以土神生財以養官與民故皆祭之示其為生養之本也社事祭社事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為國之本故祭社則合里

之家盡出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福故祭社先為社獵則國中之人盡行也丘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乘粢稷也稷曰明粢在器曰盛唯祭社使丘乘共粢盛禮說祭社用牲此明祭社用米也皇氏曰天子諸侯祭社用耤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耤田若祭社則丘乘共之示民出力也國人畢作是報本丘乘共粢盛是反始粢盛是社所生故云反始也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為焚云偽切卒祖忽切鹽音艷

鄭氏曰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焚謂焚萊也簡歷謂簡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社或為省流猶行也行行田也𥂁讀為豔行田示之以禽使歆豔之觀其用命不也謂禽為利者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失伍而獲猶為犯命是求服其志不貪其得也孔氏曰仲春祭社之前田獵取禽以祭社祭社既用仲春用焚當在仲春記者以季春民始出火遂誤以天子諸侯用焚為季春也焚謂焚燒除治宿草出火謂出陶冶之火案春秋火出為夏三月故左氏昭六年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用火故晉士文伯譏之若田獵之火則昆蟲蟄後得火田以至仲春也既焚之後簡選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歷其百人之卒五人之伍君親誓此士衆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所得

之禽獸因而祭社故云親誓社或左或右或坐或起戒勅之以習軍旅君親自觀於習武變動之事教陣訖而行田禮驅禽於陣前以示士卒是流示之禽也利則禽也驅禽示之而歆艷之以小禽之利也於此之時觀其士卒犯命與不犯軍命者求欲服其士卒之志使進退依禮不欲貪其犯命苟得於禽言失伍得禽不免罰也其所為得禮故戰則克勝祭則受福方氏曰木氣終於辰故火順所生而見司爟於季春則出火焉水氣兆於戌故火受所勝而沒司爟於季秋則納火焉聖人奉天時則為焚者特出火之事爾牧師凡田事贊焚萊是矣田獵之禮周官則行之於仲月而與此異豳詩月令則行之於季月而與此同此之所言亦泛記異代爾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則出火之田非為社也王制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則田固有不為社者矣夫社必先之以焚者蓋焚其宿草而後可田故也且社主陰陰

主殺則為社而有田因田而習軍旅不亦宜乎

右記社祭地示之義凡一節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鋤詐切耆巨夷切

方氏曰合而言曰大蜡分而言曰八蜡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畷也貓也虎也坊也水庸也曰大蜡八八者之外皆其小也周官有伊耆氏以共杖咸蓋杖以扶老豈非以伊耆氏始為蜡以息老物故共杖咸者以是名官乎昔所用者物之形今所索者物之靈故索而饗黨正謂國索鬼神而祭祀是矣凡物之種種固已離矣十二月物合聚之時也先王因其合聚而合聚之以索饗周氏曰歲十二月即夏之十二月

乃建丑之月也葢建丑之月為蜡始可為息民之祭果周之十二月其得為息民之祭乎鄭氏曰伊耆氏古天子號也索謂求索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於民者神使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孔氏曰大者天子之蜡對諸侯為大天子既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明堂位土鼓蕢籥伊耆氏之樂禮運云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土鼓則伊耆氏神農也以其初為田事故為蜡祭陳氏曰伊耆氏以有功於耆老故後世以其官為姓周又以其姓名官先儒為其始制鼓籥又始為蜡於是以為古王者之號然古之制法者隸首造歷大撓作甲子倉頡造書豈皆古王者哉果實古王者之號周人固應尊異而神之不宜列於銜枚氏壺涿氏而名下士之官也張子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百種八百種百穀之種也祭之以民食之重亦報其嗇所成舊說以昆蟲為八昆蟲是為害者不當祭也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種之勇切郵音尤畷貞劣切貓音苗爲云僞切切坊音房

司嗇即百穀之神先嗇者先代治嗇之人若神農后稷之類鄭氏曰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爲下國畷郵迎而祭之迎其神也水庸溝也孔氏曰祭百種以報嗇爲下起文則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焉田畯有功於民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即下文貓虎之屬言禽獸則助

田除害者皆悉包之特云貓虎舉其除害甚者不忘恩而報之仁也有功必報之義也蜡祭仁義之至盡也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鄣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祭此坊與水庸之神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壑黑各切殺所界切

鄭氏曰土反其宅至歸其澤祝辭也辭同則祭同處可知也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為害者也素服衣裳皆素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孔氏曰土即坊也宅安也土歸其安則不崩水即水庸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蟲毋作謂不為災草皆稗木榛梗之屬當各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陳辭

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草木有辭則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也　案周禮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素服送終是仁恩葛帶榛杖示陰氣斷割故云仁之至義之盡也方氏曰水土昆蟲草木皆因其合聚之時以饗故祝辭言其時事如此素者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云喪殺也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

冠草服也（移音異）

鄭氏曰四方方有祭也其方穀不孰則不通於蜡使民謹於用財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歟收謂收斂積聚也黃衣黃冠而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孔氏曰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有異四方之內年穀不得和順成孰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欲使不孰之方萬民謹慎財物也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以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歆羨也既蜡而收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息民為臘與蜡異也不興功謂不興農功田夫野夫也野夫著黃冠是季秋後草色之服故息田夫而服之也皇氏曰此一節據諸侯之國而為蜡祭以記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為蜡成則為蜡陸氏曰言記以不忘四方百物之功方氏曰記四方者記四方

之豐凶也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記其凶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記其豐也蜡乃合聚之祭故因其合聚而收之也物既收則民亦息功者民力之所致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黃者土之色百昌生於土而作終亦反於土而息冬則反於土之時也土爰稼穡者田夫之事故凡野夫皆黃冠草服謂草野之服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好去聲

鄭氏曰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詔客告者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

蓄藏蘊財利也孔氏曰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之事周禮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謂細密之羅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者皆入屬大羅氏也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草笠是野人之服今歲終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詔亦告也客謂貢鳥獸使者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與女致與使者宣天子之詔令使者反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也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此宣詔所告之言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非每國輒與女鹿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瓜冬之瓜言天子唯樹瓜與果蓏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與民爭利令使者歸告其君也劉氏曰瓜及果蓏時鮮之物不可以自遠而致不可以收斂而藏天子乃樹植之所以貴時新供寢廟非貪其利亦告諸侯毋廣樹植務收斂以奪民利也周氏曰羅氏作羅襦羅則鹿之所以

獲者襦則女之所衣者故致之以戒諸侯方氏曰致鹿非實致鹿致所以獲鹿之物爾致女非實致女致所以飾女之物爾作羅襦者以此致鹿以戒好田致女以戒好女羅氏戒好田而又戒好女者以其皆陰事也周官甸師共野果蓏先儒謂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葢果即華之成實蓏即瓜之總名彼言果蓏此言瓜華互相備也斂秋事藏冬事瓜華之種特可供斯須之求非足待久長之用而天子樹之以示不與民爭利焉

右記蜡祭百示之義凡一節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爓夕廉切

鄭氏曰尚謂先薦之孔氏曰尚謂貴尚先薦者對合亨饋孰為先也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

薦腥肉於堂爓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以血腥爓三者而祭並未孰是用氣也方氏曰血腥爓三者皆氣而已未甞致味故曰用氣然爓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其序如此應氏曰虞氏近古祭未窮味猶有茹毛飲血之意也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滌音狄闋音缺

鄭氏曰滌蕩猶搖動也孔氏曰帝王革異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既尚聲故未殺牲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闋止也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之皃神在天地之間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是求陽之義也方氏曰尚聲自樂始也臭未成未用

鬯也味未成未牲也馬氏曰凡聲陽也人之死也魂氣歸于天求諸陽以報其魂也尚聲所以迎其魂之來也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此舉其尚聲之時也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此舉其尚聲之意也應氏曰滌蕩者滌除洗雪於塵埃之境播散發越於虛無之中使無一毫之隅礙也聲音之號者以聲音而號召之君以言語而詔告之天地之間虛曠洞達無不響答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焫如悦切羶如字舊音馨

鄭氏曰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既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

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孔氏曰周變於殷故尚臭先求陰也臭謂鬯氣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鬰鬰金草也鬯謂鬯酒煑鬰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也又擣鬰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鬰合鬯用鬰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以圭璋為瓚之柄瓚所以酌鬯也玉氣潔潤亦是尚臭周言用玉則殷不用圭瓚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迎牲也先灌是先致氣於陰故云致陰氣蕭合黍稷後求陽也取蕭草及牲脂膋合黍稷燒之此謂饋食時以臭氣求陽達於牆屋也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者明上焫蕭之時節也既奠謂堂上事尸竟延尸尸內更從孰始也於薦孰時祝先酌酒奠於鉶羹之南訖尸未入於是取香蒿染以腸間脂合黍稷燒之於宮中此求陽之義也陳氏曰鬰合鬯臭陰達於淵泉以形魄歸於地而求諸陰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以魂氣歸於天而求諸陽

也君灌以圭夫人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盎言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焫蕭是迎牲奠盎皆在既灌之後而焫蕭又在既奠之後灌求神之始也而焫蕭次之迎牲奠盎事神之始也而獻薦次之求諸陰而事之猶以為未又求諸陽焉羶膟膋之氣也薌黍稷之氣也祭義設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盎之禮祭義郊特牲之文雖殊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刲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幽全膟膋焫於堂以達其臭氣而羹定之所詔又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尚臭鄭以祭義所言為朝事之焫蕭以特牲所言為饋食之焫蕭澄曰陳氏説是也蓋既奠之奠乃夫人奠盎之奠在朝事時而鄭誤引特牲士禮祝酌奠於鉶南之奠以釋之鬱合鬯臭蕭合黍稷臭皆當臭字絶句鄭以臭字屬下句者非方氏曰達淵泉以言其幽達牆屋以言其顯染蕭以膟膋故言羶合蕭以黍稷故言薌馬氏曰人之死也形魄歸

于地求諸幽以格其神灌以圭璋用玉器此舉其尚臭之意也既灌然後出迎牲致陰氣此舉其尚臭之時周氏曰灌雖陰中之陽而氣則下達是故謂之陰煙雖陽中之陰而氣則上達是故謂之陽陸氏曰鬱陰也鬯陽也蕭陰也黍稷陽也玉陰中之陽欲致陰氣非此不能出脂陽中之陰欲致陽氣非此不能降有虞尚氣殷尚聲周尚臭後王彌文氣目事也聲耳事也臭鼻事也味口事也周氏曰尚氣尚聲尚臭者皆以宗廟之祭言之也至於天地之祭則天以升煙為主地以薦血為主百王所不易也所謂尚氣者凡血告於室腥爓薦於堂有虞氏則血與腥爓皆以為祭故為尚氣尚聲者先作樂以求諸陽所謂尚臭者先灌以求諸陰

凡祭慎諸此䰟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

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鄭氏曰此其所以先後異也方氏曰魂者氣所主故曰魂氣魄者營于形故曰形魄主者在内故言氣于魂之下營者在外故言形于魄之上人之生也受氣于天及其死也魂氣復歸于天故求諸陽成形于地及其死也形魄復歸于地故求諸陰先求諸陽則尚聲先求諸陰則尚臭五聲五臭各有陰陽然聲以氣動而生故凡聲皆陽也臭以氣留而生故凡臭皆陰也殷求陽周求陰則知有虞氏之尚氣求諸陰陽之間一祭之内氣也聲也臭也三者嘗兼用焉經言所尚者爾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

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祊百彭切與音余

鄭氏曰詔祝坐尸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用牲於庭謂殺之時升首於室謂制祭之後升牲首于北墉下尊首尚氣也直祭祝于主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也直正也祭以孰為正也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爾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于彼于此言室與堂與尚庶幾也孔氏曰詔告也祝呪也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于堂尸西南面坐主在西方東面尸主之前則薦用籩豆也祝乃取牲膟膋燎于爐炭入告神于室又出墮祭于主謂分減肝膋以祭主前當此時王乃親洗肝于鬱鬯

而燔之以制于主前制割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離今
云詔祝于室是燎于爐炭入告于室也坐尸于堂者
既灌之後尸出堂坐户西而南面也上云詔祝于室
次云用牲升首下云索祭以文次之故知直祭祝于
主當薦孰之節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于主
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
是也索祭祝于祊者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求祭于
祊也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
于廟門内詩楚茨云祝祭于祊註云門内平生待賓
客之處與祭同日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于廟門
外西室亦謂之祊祊之于東方是也今此索祭是正
祭日之祊禮器云為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明日
繹祭此經不云外又下云肵之為言敬也相饗之也
嘏大也毛血告幽全之物皆據正祭之白明此祊亦
正祭之日也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此辭正
祭在廟門之時或設饌在室或設饌在堂不知神所

在之處為于彼室乎為于此堂乎故兩處設饌也或諸遠人乎此解索祭為祊之時其神靈或遠離于人不在廟乎祭于祊者庶幾求于遠者與言于遠處求神也鄭注云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奥者約少牢特牲饋食在奥時云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者以在奥東面以南為尊主尊故居南主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尸于戶外尸南面主席于東面是也鄭此注雖參禮記及少牢特牲而言之亦約漢時祭宗廟之禮故其事委曲也云謂之祊以于繹祭名也者以祊是廟門明日繹祭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同稱之祊也陸氏曰詔祝于室坐尸于堂謂制祭時當朝踐之節鄭氏謂詔祝于室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于東面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此殷禮也鄭氏以言周禮誤矣蓋殷人制肝周人制

肺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先求諸陽故朝踐時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若周人制肺雖在此時其取膟膋燎于爐炭自當饋食之節詔祝于室詔使入以詔神方是時灌事畢而朝事始矣是以詔祝坐尸當此節蓋神格而後可以詔祝主設而後可以坐尸用牲於庭升首于室謂割牲時當饋食之節羊人所謂割牲登其首是也直祭祝于主謂尸未入祝于主而已是之謂直祭若少牢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主人西面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尚饗當此節索祭祝于祊謂尸已出祝于祊而已是之謂索祭若有司徹尸出于廟門卒蓑有司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如饋之設當此節焫蕭求諸陽灌鬯求諸陰奏樂求諸天地之間以為未也故詔祝于室坐尸於堂詔祝于室求諸內也坐尸于堂求諸外也猶以為未也故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用牲于庭求諸下也升首於室求諸上

也又以為末也故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直祭祝于主求諸近也索祭祝于祊求諸遠也方氏曰詔祝于室即血毛詔于室坐尸于堂即羮定詔于堂用牲于庭即納牲詔于庭納之將以用焉故言用升首于室即升首報陽直祭祝于主凡室事是也索祭祝于祊凡門事是也索即求之不曰求而曰索者以神之散無不之也彼此之間不過近人而已又疑神之遠人然不可舍是以它求以祊在廟前之旁猶為遠故覆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廟門之旁豈實遠人乎故以尚言之

祊之為言倞也肵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倞音諒肵音祈相去聲嘏音假

鄭氏曰倞猶索也倞或為諒肵者尸有肵俎也福者人君嘏辭有富也或曰福也者備也直者訓所以升

首祭也直或為犆相謂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餕也特牲饋食禮主人拜妥尸尸荅拜執奠祝饗主人受祭福曰嘏長大訓也尸或詁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孔氏曰此訓祭祀所為之事案特牲少牢設餕後尸祭餕訖祝取牢心舌載于肵俎設于餕北尸每食牲體反置于肵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直正也言首為一體之正特牲饗尸時尸執鉶南之奠祝設辭以饗之尸遂祭啐是相饗之也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方氏曰倞强也索祭祝于祊于正祭之後而又索焉非强有力者不能如此首謂升首也首犆而直支偶而曲故曰直也以其直故得特達以升于室焉相謂相尸也坐則有妥食則有侑入或逆之升或延之凡為此者心鄉之而欲神饗之也福而有嘏之義中庸言大德得禄壽得壽故長得禄故大故曰嘏長也大也尸神象也神隱而尸陳故曰尸陳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鄭氏曰幽謂血也純謂中外皆善氣主氣之所舍也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孔氏曰毛血謂祝初薦毛血于室時也血告幽毛告全幽者言牲體肉裏美善全者言牲體外色完具血祭祭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血是氣之所舍故云盛氣肺肝心並爲氣之宅祭時先用之是貴之也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也

陸氏曰凡物内幽則血善外全則毛美幽非止血也全非止毛也以毛血告之而已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

齊才細切膟音律膋音聊燎力弔切

鄭氏曰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也齊五齊也明水司烜所取于月之水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孔氏曰尸既坐綏祭之時祭黍稷兼肺而祭故云加肺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云祭齊加明水也肺是五藏在內水屬北方皆陰類形魄歸地為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也朝踐時祝取膟膋燎于爐炭入以告神于室出以綏于主前又升首于室至薦孰時祝更取膟膋及蕭與黍稷合燒之膟膋黍稷並是陽氣之物首是牲體亦是陽魂氣在天為陽以陽物祭之故云報陽也方氏曰黍稷地產皆陰類也燔燎之火則司烜氏所取于日者也首者陽之體升者陽之事皆陽類也上言祭下言取互相備爾詩言取蕭祭脂同義前曰求此曰報何也求主乎人之情報主乎物之理陸氏曰祭黍稷加肺少牢所謂上佐食取黍稷下佐食取肺尸受同祭于豆是也祭齊加明

水即此所謂明水涚齊貴新也鄭氏謂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讀加為尚之誤也報陰當朝踐之節報陽當饋食之節報陰用明水則報陽用明火可知肺内而在上首外而在上

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涚始銳切

鄭氏曰涚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涚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孔氏曰設明水及涚齊貴新潔之義所以涚此齊以敬于鬼神故新潔之也方氏曰明水涚齊即上所言祭齊加明水涚則和之也以齊之濁故加水之清焉濁則故清則新故曰貴新也非特此而已若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之類亦皆貴其新焉故曰凡涚新之也明水謂之明固以取之于月又由主人之潔誠著見于此水蓋汙則晦潔則明也

周氏曰周官司尊彝之職謂鬱齊獻酌醴齊縮酌又盎齊涗酌以五齊清濁次之則泛齊與醴齊同用縮酌而緹齊沈齊與盎齊同用涗酌此言明水涗齊盎自盎而下三齊也涗者以水而和之解之也和解之則新矣陸氏曰齊盎齊也盎齊涗酌由主人之絜著此水言茍主人不蠲雖取日月之氣不得為明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稽音啟

鄭氏曰割解牲體孔氏曰再拜稽首肉袒是恭敬之至極恭敬之至乃是服順于親也方氏曰袒則肉露故謂之肉袒所以致親割之勞以人君之尊而服勞如此所以為敬之至服屈服于神故曰敬之至也服也詩言勿翦勿拜而以拜為屈故曰拜服也拜下兩手而已稽首則首至地焉故曰稽首服之甚也首雖

至地又未若肉袒之勞
馬故曰肉袒服之盡也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鄭氏曰孝孫孝子謂事祖禰曾孫某謂諸侯事五廟也于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相謂詔侑尸也嘉善也孔氏曰義宜也事祖禰宜孝是以義而稱孝孫孝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既有國家之尊不但祭祖禰而已更祭曾祖以上也唯稱曾孫言已是曾重之孫也熊氏曰祭稱孝孫對祖為言稱孝子對禰為言稱國家則兼諸侯及大夫鄭注直云諸侯者略也庾氏曰賔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與讓也陸氏曰按少牢饋食曰孝孫某則祭稱孝

子孝孫名今略之外事稱曾孫某故曰謂國家也據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方氏曰其名之也於曾孫曰某則孝孫孝子從可知矣

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肆勑歷切腍而審切

鄭氏曰治肉而肆腍孰也孔氏曰肆剔也言祭或進腥體或薦觧剔或進湯沈或薦煑孰四種之薦豈知神適所饗耶正是主人自盡敬心求祭之心不一爾方氏曰凡牲觧而生之之謂腥體而陳之之謂肆燅而未腍之謂爓孰而為殺之謂腍孰謂之腍若禾之稔也

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

象也祝將命也斝古雅切妥宅上聲

鄭氏曰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孔氏曰斝角爵名也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鉶南尸入即席而舉之詔告也尸始即席舉斝角之時未敢自安祝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是詔妥尸也古夏時也夏立尸尸唯有飲食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立由世質故爾尸是神象故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令方氏曰斝先王之爵也天子用焉角時王之爵也諸侯用焉將命于燕饗之間以交賓主者介也將命於祭祀之間以交神人者祝也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陸氏曰凡祭祀灌獻用斝齊用醆酒用爵然則舉斝角詔妥尸當灌獻之節妥尸蓋在初入即席之時宜在祼前先儒謂在饋食

時此讀儀禮之誤也蓋少牢特牲無朝踐饋獻故妥尸在酳尸前若祭自祼始尸即席久矣不應至饋食始詔安尸尸是象而已其所謂神在彼不在此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

醆側產切汁之十切獻注讀莎素何切又如字澤注音亦

鄭氏曰縮酌用茅謂泲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酌酒斟也酒已泲則斟之以實尊彝昏禮曰酌玄酒三注于尊凡行酒亦為酌也醆酒涗于清謂泲醆酒以清酒也醆酒盎齊盎齊差清和之清酒泲之而已泲盎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汁獻涗于醆酒者泲秬鬯以醆酒也獻讀當為莎秬鬯者中有

煮鬱和以盎齊摩挲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不以三酒泲秬鬯者秬鬯尊也猶若也澤讀為醳舊醳之酒謂昔酒也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獻以醆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醆酒以舊醳之酒泲之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泲清酒以舊醳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孔氏曰縮泲也酌是斟酌醴齊既濁泲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先用明酌和此醴齊然後用茅泲之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三酒之中事酒尤濁五齊之內醴齊尤濁醆酒清于醴齊清酒又清于事酒故以事酒泲醴齊明謂事酒之清明者也事酒謂為事而新作者醳是和醳醖釀之名即今卒造之酒故云皆新成也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泲之不用茅也周禮云盎齊涗酌盎齊既清作之必久清酒冬釀接夏而成故云久味相得也此記不言五齊獨舉醴盎二齊者以司尊彝說時祭

二齊三酒與鬱故記者釋之既以事酒泲醴齊清酒泲盎齊則泲秬鬯亦應用三酒今乃用盎齊者秬鬯尊故用五齊泲之五齊卑故用三酒泲之也古禮廢亡恐人不知泲醴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莎以醆酒之意故記者云猶若今時明清醆酒泲于舊醳之酒也就今日所知以曉古者難知之事明謂明酒清謂清酒醆酒謂盎齊舊醳謂昔酒作記之時以昔酒和此三者而泲之也舊醳之酒作雖久成比清酒為薄故用此泲清酒清酒冬釀夏成其味厚也方氏曰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王氏謂縮酌以茅縮而後酌也涗酌以酒涗而後酌也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故曰獻酌此言縮酌用茅即醴齊縮酌是也縮謂泲去滓也與盈縮之縮同有所取則盈有所去則縮也酌謂酌取酒以獻也必用茅者以茅之為物潔白順直也縮之則清而明故曰明酌也盎齊曰醆酒盎以所造之器言醆以所酌之器言

汁獻涚于醆酒即鬱齊獻酌是也以煮鬱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故曰獻汁言其物也獻言其事也鬱齊用灌亦曰獻者以居九獻之首故通謂之獻祭統曰獻之屬莫重于祼醴齊必縮之者以其尤濁故必縮去其滓也醆酒不若醴齊之濁故以清酒涚之而已汁獻尤不若醴齊之濁故以醆酒涚之而已涚之亦明矣然不若縮之為尤明故于用茅言明酌也齊酒不止于此三者以祼事用鬱齊朝事用醴齊饋食用盎齊尊彝之所實宗廟之所用常祀不過于此故指是言之此皆古禮後世以舊澤之酒涚清酒醆酒而明之其理則同周氏曰醴齊與泛齊濁故縮之所謂縮酌用茅也縮之則差清差清則明是以謂之明酌也盎齊至沈齊少清無待于縮以茅唯涚之而已所謂醆酒涚于清者也汁獻之味薄于醆酒故以醆酒涚之其猶醆酒之味薄于清酒而以清酒涚之也然言明水涚齊則盎齊而下涚用明水而從

其味之薄此言醆酒涚于清則盎齊而下必從其味之厚者何也用明水所以反本反本所以致神道而用清酒所以趨時趨時所以致人道也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辟注讀為弭

鄭氏曰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謂若獲禾報社由用也辟讀為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方氏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祈以求之若噫嘻祈穀于上帝載芟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豐年秋冬報良耜秋報社稷之類是也慮彼之有來也故有辟以去之若月令之磔攘開氷而用桃弧棘矢以辟去不祥之類是也于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體或有因而用之也然禮器言祭祀不祈彼之所言蓋為民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

孔氏曰鼎俎奇者按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也是鼎九其數奇也正鼎九鼎別一俎俎亦九也籩豆偶者按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按禮籩與豆同是籩豆偶也鄉飲酒義豆數是年齒相次非正豆也

黄目鬱氣之上尊也黄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于中而清明于外也

鄭氏曰黄目黄彝也周所造于諸侯為上也孔氏曰黄彝以黄金鏤其外以為目因取名也貯鬱鬯酒故云鬱氣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也黄是中方色目是氣之清明者酒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祭事必斟酌盡于中也目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必外盡清明潔淨也按明堂位云周以黄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黄彝之上有雞

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于諸侯為上也方氏曰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水為體故其氣清火為用故其氣明玉藻言視容清明黃流在中而以瓚酌之酌于中也直達於外清明於外也澄曰六彝之次虎彝蜼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黃彝乃六彝之最下者而在六尊之上故曰上尊鄭氏云于諸侯為上陸氏云尊先大彝先小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菹爭居切醢音海

鄭氏曰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孔氏曰恒豆謂朝食及饋食恒常所薦之豆所盛之菹是水草和美之氣若昌本茆菹是也其所盛

之醢陸地所産之物若麋臡麕臡是也加豆謂祭末酳尸之後其菹陸地産生之物若葵菹豚拍之屬是也所盛之醢用水中之物若蠃醢魚醢是也謂諸侯者以其與周禮天子豆物不同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麕臡與此同其韭菹醓醢菁菹鹿臡其韭菹菁菹非水物與此異也天子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加豆有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芹菹與深蒲及箈菹等非陸産兔醢與醓醢非水物與此異其籩豆所薦之物或水或土所生品類前唯言豆後連言籩者籩是配豆之物所盛亦有水土所生也所薦之物不敢用常褻美味貴其多有品類言物多而味不美也所以交接神明之義取恭敬質素非如人事飲食美味之道也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

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者時至切卷音袞好去聲樂音洛

孔氏曰祭祀薦羞質而無味不可耆也袞冕路車尊嚴不可常乘服以為㷀好也武是萬舞大武以示勇壯之容不可常娛樂也宗廟尊嚴肅敬不可寢處其中以自安宗廟之器共事神明不可因便以為私利

方氏曰籩豆之實水土之品可食之以為禮而不可供耆裷卷冕龍袞也路車大路也可陳之以為儀而不可資玩好武舞執干戚以為勇壯之容而非所以樂其情宗廟奉鬼神以示威靈之居而非所以安其身祭器不若燕器之利而便于用安樂者謂所安而樂之也若可耆可好之類此言先王之薦可食而不

可者則知後之所言玄酒明水與夫大羹皆不可耆言路車可陳而不可好則知素車之乘亦不可好也言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便其利則知疏布冪與夫蒲越藁鞂皆不可便其利也前總其畧後别其詳陸氏曰宗廟之威亦釋大武若言宗廟之威不應行而字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産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醢呼兮切斷丁亂切

孔氏曰餘物皆人功和合為之鹽則天産自然故云貴天産也煎煉治之也設之于醯醢之上故云尚割刀之用必用鸞刀貴其聲和之義取其鸞鈴之聲宫商調和而后斷割其肉也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莞音官簟大點切越音活藁古老切鞂簡八切和去聲琢注音篆文轉切幾巨依切乘去聲

鄭氏曰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于神明之宜也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于月之水也蒲越藁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為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沂鄂也孔氏曰玄酒謂水也陳列酒尊之時明水

在五齊之上玄酒在三酒之上尊上其古故設尊在前冪人云疏布冪八尊禮器云犧尊疏布冪是疏之尚也凡常所居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藁鞂之尚是神明矣雕謂刻鏤言常車以丹漆雕飾之為沂鄂而祭天乘素車者尊其樸素貴其質而已矣此一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言祭祀之時不重華飾唯質素而已以其交接神明不可同于尋常身所安褻之甚也尚質尚儉如是而後得交神明之義方氏曰夫味以淡為本感于鹹作于酸化于苦窮于甘變于辛玄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貴五味之本也黼作斧形其色則白與黑黻則兩已相弗其色則黑與青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天地之文作於東南成于西南故也績五采所會繡五采所刺言文則章可知言繡則績可知是皆色之美者也布之精者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疏女功之作始于粗久而後至于精故揚雄曰霧縠之組麗女工之蠹矣以疏布之尚故

曰反女工之始也明之也者謂其潔著之也若玄酒明水之類莫非明之也于蒲越藳鞂言之者以其無餘義故也味之貴者莫如淡大羹則以淡為質而已物之美者莫如玉大圭則以玉為質而已素車之乘即前所謂乘素車是也尊無非貴也樸無非質也故下總而言之則曰貴其質而已前曰不可同于所安樂之義此曰不可同于所安褻之甚樂猶有義焉褻則甚矣

右記祭禮所用器物之義凡一節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孔氏曰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主皆特牲社稷功及於人人賴其功故以大牢報祭其牲則黝色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孔氏曰天子廵狩至諸侯之國諸侯致膳于天子則用犢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則用大牢郊之特牲亦犢也鄭氏曰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孕任子也方氏曰尊者小而少卑者大而多故曰貴誠葢誠在內而不在外天子牲孕弗食則諸侯容或食之祭帝弗用則社稷容或用焉馬氏曰郊者所以事昊天上帝社稷者所以祀土穀之神天子之德比于天諸侯之德比于社稷周氏曰諸侯膳天子以特牲天子禮諸侯以大牢者但以貴誠為主葢諸侯以事天者而事天子則足以崇其道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則足以責其功也誠者純一而未散者也牲孕則散矣故天子弗食而祭帝弗用也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繁步干切

鄭氏曰此因上以少為貴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孔氏曰殷三路猶質對次路故稱先路每加以兩故次路五就禮器非加兩之差故鄭知為誤也陳氏曰禮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則同其言次路繁纓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兩反此而加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無革木二路則殷之次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耶鄭氏以七就為誤是過論

右記祭禮貴誠賤物等義凡三節

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孔氏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解郊血義血氣也夫孰食有味人道褻近事天宜極敬故用血是貴氣而不貴味也宗廟敬降于天故用腥腥稍近味社又降于宗廟故用爓爓又稍近味陳氏曰禮以全于天者為尤厚近于天者為差厚以近于人者為差薄全于人者為尤薄血者全于天者也腥者近于天者也爓者近于人者也孰者全于人者也郊與大饗帝重于三獻之禮豈非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哉方氏曰一獻孰則饗味矣非不敬也特不若血腥爓之為至爾

○諸侯為賔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

腶丁煥切

孔氏曰灌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饗竟然後天子以鬱鬯酒灌之也鬱鬯是臭故云用臭也此

亦明貴氣之禮諸侯行朝享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上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其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餼先薦腶脩于筵前然後始設餘餼故云尚腶脩此亦明不饗味之義也鄭氏曰大饗饗諸侯亦不饗味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重直龍切 酢才各切

鄭氏曰言諸侯相享獻酢禮敵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賓為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孔氏曰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賓主俱是諸侯皆設三重之席而受酢三重席是諸侯禮三獻之介謂諸侯遣卿來聘卿禮三獻其副既是大夫與卿為介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再重此介雖

是大夫今為介卑一等祇令專席主君若受此介之酢辭雖應三重之席必徹去重席單席而受降諸侯之尊以就介之卑故也五等諸侯有九獻七獻五獻故五等諸侯之卿皆三獻也方氏曰禮器言諸侯之席三重而君相見則其體相敵故其席如其數而不必增損焉至于它國之卿來聘而大夫為之介焉位雖臣也命則君也名雖介也禮則客也其文雖殊其義則相敵故主君之受酢也降重席之尊而不與之異就專席之卑而必與之同也陳氏曰周官天子之席不過三重諸侯之席止于二重則君之席三重者是殷制也蓋夏殷之文雖不及于周之盛而禮之數有多于周制則周于夏殷之席蓋益其文而損其數耳澄曰案大饗有三禮異名同大饗腥謂大祫先王先公也大饗尚腶脩天子饗諸侯也大饗君三重席而酢諸侯相饗也饗先王先公謂之大者以大祫毀廟之主畢陳之時祫時祭止及親廟者則為大也饗

諸侯謂之大者言天子饗元侯之禮盛比常時饗者老孤子卿大夫羣臣等則為大也諸侯相饗謂之大者言主君饗隣國来朝之君比享隣國来聘之大夫則為大也故三者皆名為大饗

右記祭禮貴氣賤味等義凡三節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隂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隂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隂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禘當讀為祠食音飼

孔氏曰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食謂秋食耆老嘗謂秋祭宗廟以其在隂時

故無樂無樂爲陰有樂爲陽此陰陽之義也飲是清虛養陽氣食是體質養陰氣禘饗在春爲陽食嘗在秋爲陰禘嘗同是追慕饗食同是賞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飲養陽氣食養陰氣覆釋上文陽時爲饗則有樂故知凡聲是陽也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春曰禴此篇所論夏殷禮也舉春見夏舉秋見冬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

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則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無春饗之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則養老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聲是秋時養老亦用樂也陳氏曰食嘗無樂蓋非殷周之制周氏曰考于商頌周官則食嘗未有不用樂者

豈非夏之制與

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隂作者也隂陽和而萬物得

孔氏曰陽天也天以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爲化是樂由陽來也氣化謂五聲八音隂地也地以形生故制禮象之禮以形爲教是禮由隂作也形教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所也禮樂由于天地天地和合則萬物得其所也澄曰此因上文凡聲陽也而言

○賔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孔氏曰此論朝聘之賔及巳之臣子有王事勞者設燕饗之禮奏樂之節饗禮既亡今約大射及燕禮觧

之案大射禮主人納賓賓是已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賓入不奏肆夏賓入及庭公升即席乃奏肆夏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此云賓入大門謂朝聘既畢受燕饗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樂主和易今奏此肆夏之樂者示主人和易嚴敬于賓也又案大射禮賓至庭奏肆夏乃至主人獻賓賓受爵啐酒拜告旨而樂闋賓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乃奏肆夏公飲卒爵而樂闋又燕禮記云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是卒爵而樂闋也此卒爵兼賓及主君也依大射禮主人受酢不作樂若其饗時主君親獻賓賓親酢主君賓主俱作樂也孔子見禮入門而縣興卒爵而樂闋屢歎也數數歎美此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也奠酬而工升歌者案大射禮獻卿之後大夫媵觶于公所謂殊也公奠置此酬而未舉

于時工升歌也或可饗時至君親酬賓賓初奠酬薦東于時即工升歌也大射與燕禮異燕禮歌鹿鳴合鄉樂凡合樂降于升歌一等王饗燕元臣升歌三夏三夏即頌合樂降一等即合大雅也元侯自相饗亦歌頌合大雅故燕居兩君相見歌清廟是也侯伯子男相見既歌文王合鹿鳴也準約元侯則天子饗燕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鹿鳴也諸侯燕臣子歌鹿鳴合鄉樂燕禮是也其天子燕在朝臣子鄭詩譜云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升歌合樂所以異者案鄉飲酒禮及燕禮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奏訖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歌訖乃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間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此其所以異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解所以不升堂之義也歌是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匏竹

可賤故在堂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陳氏曰示易以敬者所謂示情也發德者所以示德也匏竹在下所謂示事也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已孔子之屢歎固不止于卒爵樂闋言卒爵樂闋而繼之以屢歎者舉中以明上下也然哀公問言入門而金作則不止於肆夏言升歌則止于清廟言下管則主于象此言入門而奏則止于肆夏言升歌則不止于清廟言匏竹則不止于象何也蓋哀公所言者大饗之禮此則燕燕禮而言之是以詳畧不同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別彼列切

鄭氏曰旅衆也通近也鍾金也獻金為作器鍾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孔氏曰幣庭實也衆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故云無方五方各殊所出有異所以分別土地所生之宜六服有遠近或頻或貴所貢之屬各有期也龜以下即旅幣無方之事龜是靈知之物陳之最在前陳金則次于龜後不謂之金而謂之鍾者貢金以供王之鑄器器莫大于鍾也金性柔和從時變革前龜後幣帛金則居龜帛之中故云參之虎豹是威猛之獸今得其皮來列在庭表示君臣之德能服四方之威猛者也玉以表德今將玉加于束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表往歸于德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此一節朝聘庭實之物

○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鄭氏曰不下堂見諸侯正君臣也夷王周康王之玄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于諸侯孔氏曰案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夷王下堂見諸侯自此以下或有然者故云以下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彊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阼才路切

鄭氏曰天子無客禮君適臣升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明饗君非禮也大夫饗君由彊且富也孔氏曰春秋莊二十一年鄭伯饗王于闕西辟則諸侯饗天子亂世非正法臣既不敢為主不敢有其室大夫富彊專恣召君而饗之非禮也大夫彊盛則干國亂紀君能殺之是鋤絕惡源得其義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

子友皆莊公弟桓公子也牙欲立慶父季友以君命酖之慶父弑二君奔莒季友以賂求之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乃縊案三桓之前齊有無知衛有州吁宋有長萬皆以强盛作亂被殺而云由三桓始者據魯而言三桓之後若臧仲季孫意如雖彊君不能殺據時有能殺者言之

○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朝音潮覿大歷切使去聲

鄭氏曰私覿是外交也其君親来其臣不敢私見于主國君以君命聘則有私見孔氏曰朝覲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為人之臣既無外交唯專一事君從君而行不敢貳心于它君所以不行私覿之

禮案聘禮臣出使有私覿謂大夫受命執圭專使鄰國則可私覿所以申己之誠信也若從君而行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于己君也當周衰之後有臣從君而行設庭實私覿于主國之庭作記者譏其與君無別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鄭氏曰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百僭天子也肆夏僭諸侯也趙文子晉大夫名武孔氏曰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名火為庭燎百者作百炬列于庭也天子百燎齊桓僭用後世襲之大射禮燕饗諸侯納賓奏肆夏文子亦奏之此謂納賓樂也周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酒客醉而出奏陔夏但非堂上正樂所用也陳氏曰齊桓

公之僭以彊趙文子之僭以奢陸氏曰齊桓公賢諸侯也而僭天子如此則餘諸侯可知趙文子賢大夫也而僭諸侯如此則餘大夫可知

右記祭禮有樂無樂等義凡七節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縣音玄錫音陽

鄭氏曰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牲大路殷天子禮孔氏曰天子宮縣諸侯唯軒縣今乃宮縣諸侯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牡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諸侯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諸侯合乘時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並是僭禮明堂位云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孟春乘大

路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皆天子禮樂特賜周公魯唯周公廟得用之若用于他廟及他國諸侯非二王之後祀受命之君而用之皆爲僭也詩云鏤錫錫以金飾謂用金琢傅其盾背外高如龜背也

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坫丁念切

繡注音消

鄭氏曰旅道也屛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屛諸侯内屛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于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孔氏曰臺門者兩邊起土爲臺臺上加木曰臺門樹立也坫以土爲之中衣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以素爲之繡黼爲領丹朱爲緣又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

黼不得共為一物故以繡為綃謂于綃上刺黼文也案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素但不得繡黼為領丹朱為緣耳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彊諸侯脅于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

鄭氏曰言僭所由孔氏曰相貴以等謂臣下不畏懼于君而擅相尊貴以等列相覿以貨者大夫私相覿以貨賄不辟君也馬氏曰諸侯之僭由天子之微諸侯之見脅由大夫之彊也天下以勢利相尚不奪則不饜其所欲此天下之禮所以亂方氏曰微故見脅彊故敢僭四者之言互相明耳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覿以貨則祿不足以馭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馭其幸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以此

三者為先三者苟失天下之禮由是亂矣貨指物利指事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鄭氏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三家見而僭焉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方氏曰諸侯有國而已故不敢祖天子大夫有家而已故不敢祖諸侯陸氏曰言不敢明非不得也故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鄭氏曰過之遠難法也二或為三孔氏曰天子繼世而立子孫以不肖滅亡見在子孫又無功德仍須存之所以為二代之後者猶尊尚其往昔之賢取其法象但代異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則不可盡

行故所尊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為法也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黄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鄭云二王之後命使郊天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則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通典唐天寶三恪二王後議曰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為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黄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通已用六代之樂一云二王之前但存一代通二王為三恪此據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存三恪者所敬之道不過于三以通三正梁崔靈恩云初說為長何者禮記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云二王之後來助祭又春秋公羊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為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黄帝堯舜下同夏殷為三恪也

按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據禮記陳武之封遂以為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據二代之後即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即謂之三恪且武王所封蓋以堯有則天之大人莫能名黃帝列序星辰正名百物自以功濟萬代師範百王故特封其後偶契三二之數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敬必由舊因取通已為三正也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錄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足知無五代也況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為三恪焉眉山孫氏曰立前代之後以統承先王者自古有此法也有虞氏之時棄為高辛之後故得祭天詩謂后稷肇祀是也丹朱為唐堯後作賓于虞書謂虞賓在位是也至夏后時則丹朱商均之子孫皆為二王後湯為夏氏立後經傳雖不載然有商之興固當以禹之裔為二王後矣周則封微子於宋至封舜後于陳封東樓公於杞亦必因成

湯封舜禹之後于陳杞可以推知陸氏曰猶之言可以已也雖可已猶如此厚之至也雖厚又惡大過故不過二代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鄭氏曰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寓或為託孔氏曰喪服傳云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為失地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為臣也方氏曰失地之君諸侯所以不臣之者以其嘗為南面之君故也然以失地則其賢不足尊也故古者不使之繼世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鄉去聲

馬氏曰君者兼天子諸侯而言也鄭氏曰答對也周氏曰天道降于南方故君之南鄉答天也陽即天也

方氏曰君以陽明為德故南鄉答陽以鄉明也臣以陰順為德故北面答君以示順也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辟音避

方氏曰九拜以稽首為先首至地禮之隆也諸侯之下大夫陪臣而已以陪臣之卑而可以當拜禮之隆乎必有君道之尊乃可當此坊記大夫不稱君則大夫固無君道矣鄭氏曰辟君辟國君也孔氏曰諸侯則稽首于天子大夫則稽首于諸侯家臣不稽首者非是尊敬此家臣不令稽首以臣于國君已皆稽首今大夫之臣又稽首于大夫之君是一國兩君故云以辟君也大夫得稽首于諸侯不辟天子者諸侯有大功德封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盡臣禮以事之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己也為云偽切

孔氏曰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親來獻君有物賜大夫大夫不面自來拜鄭氏曰不面拜者于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方氏曰此謂諸侯大夫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耳故于大夫有相答之禮焉獻弗親有賜不面拜非敢怠也慮煩君之答已而已親則必面獻亦必拜其言互備也周氏曰君有答于大夫尊賢也大夫不親獻不面拜貴貴也

右記祭禮之僭等義凡七節

孔氏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居音姬）

孔氏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不樂不弔專一其心用以祭祀猶恐為敬不足于時祭者致齊三日之中而

二曰伐鼓使祭者情散意逸故譏而問之鄭氏曰居讀為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者止樂而二曰擊鼓則是成一日齊也陸氏曰此豈魯事歟不目言之諱也方氏曰家語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蓋其事矣

○孔氏曰繹之於庫門内祊之于東方朝市之于西方失之矣

鄭氏曰祊之禮宜於庫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朝市宜于市之東偏孔氏曰繹祭當于廟門外之西今乃于庫門内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于廟門

外東方朝市當于東方謂市内近東也今乃于市内西方三事皆違禮故言失之矣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室内求神堂上接尸一時之事二者同時也繹文云繹又祭也詩云繹賔尸也案儀禮有司徹是上大夫賔尸但于堂上獻尸獻侑全無室中之事天子諸侯繹在祭之明日于廟門外西室及堂而行禮上大夫儐尸與祭同日于廟堂之上而行禮也方氏曰祭之正日索祭謂之祊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陸氏曰祊在當日繹在明日鄭氏謂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非是然則繹在廟門外祊在廟門内而禮器曰為祊乎外者葢祊雖在内自堂視之亦外也

○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裼音傷

鄭氏曰裼彊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彊鬼也裼或為獻或為儺朝服立于阼神依人也孔氏曰鄉人驅

逐彊鬼孔子恐廟神有驚恐身著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馬氏曰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于周官方相氏而其事見于月令之季秋聖人德合神明非侯于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儺者不違衆以立異也葉氏曰儺有二名儺猶禳也以禦陰為義故文從難禓讀如陽禓猶禬也以抗陽為義故文從昜此以存室神也故以禓為名鄭氏以為彊鬼之名誤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鄭氏曰何以聽何以射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孔氏曰言何以能聽此樂節與射容相應何以能使射容與樂節相應善其兩事相應鄭注射義云何以言其難也馬氏曰射者其容體比于禮非難而其節比於樂為難蓋射必以聲而后發發而不失其節此君子之所難也以其節聽之在耳而得之于心得之于

心而應之于手其妙如此而非可以言喻故曰何以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鄭氏曰男子生而設弧于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孔氏曰以其未能所以縣之長大不得不能不能則辭以疾言以疾病而不能與初生縣弧之義相似也爲士理合能射不能則乖于爲士之義

右記祭禮之失等義凡五節

禮記纂言卷二十二